

藏書

第十七冊

(明)李贊著

藏書

第  
卷五七至卷五九  
(賊臣傳)  
冊

中華書局

# 藏書卷五十七賊臣傳

## 一 盜賊

### 劉盆子等赤眉賊

劉盆子者。城陽景王章之後也。時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自號三老。是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等。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遂北入青州。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

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廉丹戰死。王匡走。赤眉遂掠楚、沛、汝南、潁川。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卽隨使者至洛陽見更始。更始皆封爲列侯。然崇等雖封。而實未有國邑。乃復亡歸營。將其衆入潁川。而自分爲二部。更始三年。至弘農。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又相與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立盆子爲帝。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降。遂大掠城中。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復引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爲猛盛。衆號百萬。入安定。北至陽城。逢大

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多行姪穢焉。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虛。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爲營堡。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復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

驚震不知所爲。乃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廚賜食。明日大陳兵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等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竈。然猶有二善。攻破城邑。令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而憐盆子。厚賞賜之。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

賜滎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

李卓吾曰。漢祚之延長。子孫之永賴也。宜哉。創守者  
斷斷乎當以漢爲法矣。

### 破六韓拔陵

後魏政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諸鎮華夷之  
民皆響應。拔陵遣別帥衛可孤攻懷朔鎮。時鎮將楊鈞  
擢賀拔度拔爲統軍。并其二子允勝、岳爲軍主以拒之。  
魏使李崇持節北討。撫軍崔暹、鎮軍廣安王深皆受崇  
節度。自拔陵之反。二夏幽涼寇盜烽起。秦州亦推其黨  
莫折念生爲天子。魏又遣崔延伯、蕭寶寅帥諸將討念

生。時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遂引還平城。賴賀拔度拔父子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六月。拔陵圍廣安王深於五原。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參軍于謹言于王曰。今寇盜烽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將二萬餘戶南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拔陵兵勢甚盛。聞乜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

易敵也。不若以弋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拔陵果引  
兵邀擊。弋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弋列  
河之衆而還。拔陵南走。渡河以死。是時蕭寶寅出兵累  
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關中驚擾。賴雍州刺  
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賊。詔加椿行臺節度。  
旣而楊椿有疾。求解。乃復以寶寅爲都督。自關以西。皆  
受節度。椿謂其子昱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  
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且寶寅  
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恐有異心。汝赴  
京師。當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

安關中。須此三人也。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十月。寶寅果反。自稱齊帝。魏復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以討之。寶寅攻馮翊。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兵不得進。如何。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

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濱。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邨。一日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勢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恆農北渡。據右錐壁。侃聲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而令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舉三烽。卽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士。於是邨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出奔。万俟醜奴。是時。魏主遇弑。爾朱榮已入洛陽。

矣。八月，賊將葛榮引兵圍鄆。爾朱榮救鄆，擒葛榮至洛，斬於都市。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爲大都督，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榮復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淵騎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摠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張軍勢，設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值賊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縱之，復許還其馬仗。妙左右皆諫。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爲計以間之，乃可克也。」淵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

應。遂遁去。追擒之。<sup>奇</sup>二年。方俟醜奴侵擾關中。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時赤水蜀賊斷路。岳進擊。破蜀賊於渭北。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帥步騎二萬。進至渭北。與岳會。岳引百餘騎隔水與語。稍引而東。至淺水處。岳卽騎馬東出。賊以爲走。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賊半渡江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而下。大獲人馬。遂擒苦薩。降其步卒萬餘。醜奴走安定。岳復追賊至于渢渭。停軍牧馬。宣言天時熱。未可行師。俟秋涼乃進。

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縱所得俘囚諸柵聞之皆降遂進抵安定城下醜奴復敗走趣高平岳復輕騎追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閣侯莫陳崇單騎入賊陣生擒醜奴城中執蕭寶寅以降關中遂定。

### 黃巢

黃巢。曹州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喜養亡命。咸通末歲飢盜興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二千殘曹濮二州先時謠言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盜起時議畏之巢喜亂卽與羣從八人募衆數千以

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賊於是放兵四略。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追擊。賊遺貲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隨州。執刺史。據安州。北掠齊魯。入鄆州。殺節度使。陷沂州。及仙芝爲宋威所獲。傳首京師。其衆復推巢爲王。巢自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轉掠淮南。時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濁亂。小人讒勝。賢豪忌憤。退處草澤。旣一朝有變。天下離心。故巢之起。人士多附之。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指目朝政之弊。皆士不逞者之辭。

也。會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  
郊城、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其賊帥多  
爲節度使裴瓌斬獲。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  
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隨卽  
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  
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遂入閩。圍福州。觀察使  
棄城走。巢入城焚燒室廬。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以  
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以拒巢。巢復轉陷桂管。進寇廣州。  
執節度使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入關。因詆宦豎  
亂朝。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及刺史殖財產。縣令

犯賊等。皆當時極敝。廣明元年。巢遂自桂編大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走招討李係。朗州兵十餘萬殲焉。投齒蔽江。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十月。巢據荆南。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荊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釘轡藻轤。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賊將乘以戰。而馬識沙佗語。呼之輒奔還。官兵伏于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巢懼。度江東走。或勸巨容追賊。答曰。國家多負人。事平則得罪。因止不追。故巢得復整其衆。攻鄂州。入之。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攻臨安。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復以計破殺駢將。而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濟采石。侵揚州。當